



新 欢 梦

新

哈·蔡斯著
译

新 欢 梦

〔美〕詹姆斯·哈特利·蔡斯

宋德利 译

百花文艺出版社



新 欢 梦

〔美〕詹姆斯·哈特利·蔡斯著

宋德利 译

百花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（天津市赤峰道124号）

山东省委党校印刷厂印刷

开本787×1092毫米1/32 印张8.625 插页2 字数18600

1988年5月第1版

1988年5月第1次印刷

印数1-100000

ISBN7-5306-0155-5/I·113

定价：2.50元

上 篇

第 一 章

一个美丽的女郎映入科因·霍兰德的眼帘。她就在他眼皮底下走，这使他有幸得以美美地一饱眼福。他仔仔细细地端详着，只见她满头金发，身材修长俏丽，穿着一件雪白的夏令连衣裙，走起路来，体态优美，步履轻盈，真好似水上柔波。他的眼睛应接不暇地迅速移动着。说实在的，自打与安娜初次会面以来，他还真没这样看过一位女人。

我这是怎么啦？他暗地扪心自问着。我怎么变得和帕克那样没出息了。

他又向那金发女郎瞟了一眼。心想，要是和她在外边过上一夜，那可真是妙极了。

眼不见，心不烦，帕克时常这么说。还真是这么回事儿。可是安娜却从来不知道。话又说回来，既然其他结过婚的人也都如此，他怎么就不行呢？

然而，当那女子穿过马路在他的视野中飘然而逝时，他又极力于心猿意马中戛然而止，回想起那天早晨才收到的安娜的信。

她已经离开五周了，她写信来说她母亲仍不见好，因此

何时能返回来，连她也说不准。

她母亲为什么非要住在数里之外的地方，而且又非**强**着要独居？科因一边大步流星地往银行走，一边这么问着自己。任何一位年逾古稀之人也不该独居外地。万一他们有个头疼脑热，那些长期大受其苦的女儿们就得去照料他们，而且还会连累女婿们大受其苦。

五周的时间太长了，科因对于自我照料早就烦透了；而对于不能和安娜在一起这一点，那更是烦透了。

他沿阶梯而下，来到职员更衣室，只见帕克正对着化妆室水盆上的镜子整理着领带。

“你好，”帕克说着嘻嘻一笑。“我们这条大光棍儿今晨景况如何呀？安娜什么时候回家？”

“我巴不得能知道呢，”科因边说边洗着手。“那老太婆情况还是不妙。安娜也不知道何时才能脱身。”

帕克叹息着。

“我真想让我老婆离开我个把月。我和我老婆形影不离有整整十四年了。”他从镜子里审视着自己的腮帮子。“你可真是走了桃花运，但是看起来你却身在福中不知福。你为什么还不趁机寻个欢，作个乐呢？这真叫我迷惑不解。我真不知道，有些人就是不知道自己到这个世上为的是什么。”

“呸，住嘴！”科因咆哮着。他对帕克喋喋不休的风凉话儿讨厌透了。安娜一走，帕克可就肆无忌惮了。帕克每天都呱呱不休地怂恿他到外边过一夜，他要是不唠叨，这一天就休想消消挺挺地过去。

帕克年已四十有五，而且正在发胖变秃。他总是在抚今追昔，回忆着自己一直是位多么风流的浪荡公子，所有的女人

又都是如何发现他是不可压抑的，而且至今他对云雨之情所表现的那种不可压抑性仍旧不减当年。

“你也太不识逗了，”帕克说着，专心致志地注视着科因。“再说我也不是在埋怨你。你是想撒撒气。我曾经和楼上的老海明威聊过。他说你最大的本事也只不过出去到西哥尔夜总会过一夜。我没去过，太遗憾了。他经常去，他告诉我就是那个地方。那里看起来可真不错：美味食品，廉价饮料以及成群的野鸡。这都会让你大大开心的。能不时地换换女人，对我们来说，都是求之不得的美事。”

“你先换你的女人去吧，”科因吆喝着。“我对我的女人很满意。”

然而，这一上午他都感到一种越来越强烈的不安：自上周来，自己在某种程度上经历了什么事情。自从结婚以来，他就渴望着能从前门进家，心满意足，盼安娜美滋滋地迎接他。可是最近这五周时间，使得这一切都变了样：每天晚上回来等候他的只是一所空空如也的小平房，一想到这里，他就气不打一处来。

刚才与帕克的谈话开始让他心里发痒了。西哥尔。他从这家夜总会门外眼馋地向里看过不止一次了。其位置就在大街一侧的下方：那是一个令人眼花缭乱的地方，到处装饰着霓虹灯和铬纸。他追忆着广告女郎们那些闪闪发光的照片，勾引得他真是每次路过，总要看上几眼。

对一个体面的结过婚的银行职员来说，这可不是个该去的地方。在去吃午饭前关上小钱匣时，他坚定地下了决心不去西哥尔。他要和往常一样回家去受熬煎。

他下去到更衣室去取帽子。

他进去时，帕克正在洗手。

“是你在哪儿呀，”帕克边说边伸手拿毛巾。“我说，你今天晚上打算干什么，拿定主意了吗？来点儿什么——酒，女人，歌曲，还是仅仅一位多情的美人儿？”

“我打算回家。草坪该剪了。”

帕克做着鬼脸。

“我的妈！你比我还死心眼儿。老婆不在家，却要剪草坪！说真的，霍兰德，你有你自己的义务。眼不见，心不烦。在你变得老朽无用之前，这也许是你最后一次机会了。”

“呸，住嘴！”科因发疯似地喊叫着。“你的难题就是你从未成熟过。”

“谢天谢地，我没成熟。”帕克说。“什么时候我一有兴趣想去剪那倒霉的草坪，我就知道我是该入土了。”

科因离开了他，可是他仍然不住口，接着拾阶而上，走到了职员出口处。

帕克没完没了的建议使他十分恼火，他皱着眉头沿着那热闹的人行道向餐馆走着，他时常到这儿下馆子。

他在想：他的话当然没错儿。我是太死心眼了。从结婚以来，我一直是在死心眼儿。我想我不再有机会去寻花问柳了。安娜不会再离开我了：无论怎么说吧，不会一年到头总是这样。可是我要不要去寻花探柳呢？要是我知道安娜什么时候能回来就好了。这种情况可能还会坚持好几周呢。

在你变得老朽无用之前，这也许是你最后一次机会了，帕克可是这么说的。那是真的。安娜永远也不会知道。今天为何不在外面过一夜呢？为什么不呢？

他蓦然激起一种兴奋加无所谓之感。他得去试试！也许会猫咬尿泡一场空，可毕竟要比回到空荡的小平房强得多。

他得到西哥尔夜总会喝上两杯。说不定不费吹灰之力就会遇见一位金发女郎愿意与他为伴。

就这么定了，他一边这样喃喃自语着，一边朝那餐馆走，最后一个外出之夜，最后一次了。

二

这一下午可把科因熬死了。从记事以来，他这还是破天荒地感到竟会被自己的工作折磨成这副鬼样子，他不停地朝墙上的挂钟望着。

街上流进的空气混浊烫人，车辆行人杂沓喧嚣，顾客面孔热烘烘，汗津津，所有这一切都给他带来无限的愠怒。

“要说剪草坪，今晚可是再合适不过了，”收发室的工作人员关上银行的门之后，帕克笑嘻嘻地说。“你可要汗流浹背象匹马了。”

科因什么也没有说。他开始查点着手里的现金。

“你想参加组织，霍兰德，”帕克仍不住嘴。“当你外出寻欢作乐时，有的是身强力壮而又愿意为你剪草坪的人。”

“你把话省着点儿说，好吗？”科因简短地说。“你真没味儿。”

帕克若有所思地白了他一眼，叹着气，摇着头。

“你这可怜虫！你自己省了什么你也不知道。”

他们默不作声，各自埋头忙着自己的事情，等到两人都把自己手里的现金查点完毕，帕克又开腔了，“如果你把你

的车开来了，那就送我回家吧。”

帕克和科因住在两条邻街上；虽然科因不想有人做伴，可又不好拒绝。

“好的，”他说着，收起现金盒和账簿。“干脆说吧，今天我早就在这儿呆够了。”

他们驱车行驶在拥塞的街道上，帕克瞥了一下墙上的晚报，并说出一些最有意思的消息。

科因几乎就没有听。

他们现在已经离开银行，朝回家的方向行驶，他那一贯的自我告诫又重新发挥威力了。

他得剪草坪，他自言自语地说，而且今晚的其它时间也要呆在家里。对在外面过夜，哪怕只是想想而已，那他也准是发疯了。万一出了什么差池，或是被人发现，或是陷入困境，他的美满姻缘就有可能付诸东流，更有甚者，就连自己的职业都会被葬送掉。

“用不着麻烦你直接送我回家，”帕克突然说了一句。

“我要伸伸自己的腿脚。把我带到你的地方，剩下的路我可以徒步而行。”

“送你回家这有什么麻烦的。”

“我要走走路。也许你能给我来点什么喝的。我现在正馋威士忌。”

科因本想说他也如此。他想甩开帕克，但是，他还是抑制住了自己的冲动，眼前拥塞的交通使他头脑十分清醒，他加快了车速，过几分钟后就停在了那所整洁的小平房外边，和这所小平房排成一排的还有不少类似的小平房。

“我说！你的草坪还真得剪了，”帕克一下车就哇啦啦

啦地叫开了。“那活儿还正经不轻呢。”

“那用不了多长时间，”科因搭讪着，为他领路。他打开前门，两人进了小厅。

空气又闷又热，科因赶紧到休息室推开窗子。

“好家伙！整整闷了一天，是吧？”帕克说着跟了上来。

“整个一下午，”科因回答着，脱下外套，扔在一把椅子上。“我们的帮工只是上午才来。”

他走了过去，兑了两杯带汽水的威士忌。两人点烟举杯，开怀对饮。

“干杯，”帕克说。“我不会久留，我老婆会怀疑我到什么地方去的。好处不少，可是当然喽，女人们的要求也实在太苛刻了。看来他们是不理解，一个男子汉得时常小的溜儿地给来点儿自由。”

“你别再说车轱辘话了，”科因一针见血地说。

“是真事儿，”帕克说。他喝完了威士忌，叹着气，不无希冀地望着科因。“那可实在是好极了。”

“再来一杯？”

“不了。”

科因喝完自己的酒，站起来，又倒了两杯。

“安娜离开多久啦？”帕克问着，接过科因递给他的杯子。

“五周了。”

“那可太长了。那老太婆怎么啦？”

“我也不知道，上了年纪，我想是这样的。这种情况还能持续一个月。”

“今天晚上出去一趟怎么样？”帕克边问边斜视着科因。

“这话怎讲？”

“嗯，严格保密，我有一个小小的安排，干起来一定呱呱叫。只要你能有机会乐一乐，我是什么也不在乎的。”

“安排？那是什么意思？”

“我有一个发泄感情的途径，老婆是不知道的。当然不总是那么容易干，可是，每当我老婆一走娘家，我就偶尔试一试。”

科因望着他。

“你是说某一个女人？”

“某一个女人！可真让你给说对了。老海明威曾经把我介绍给这个女子。一切都经过周密的安排；看不到一点儿危险，一切布置得很仔细。她是一位舞女。如果你不愿意，也不必超过一般的友好程度。她对你这样孤苦伶仃的人可关心啦。你得花钱，这是当然的喽，你可以把她带出去过夜，如果你愿意的话，可以把她留在她的房间。要不然，你也可以到她的房间里去。她是一个又方便又保险的途径。”他取出他的帐折子，在他自己的一张卡片上擦抹着，然后把它放到桌子上。“那是她的电话号码。她的名字叫费伊·卡森。你所要做的一切就是给她打电话，告诉她你想见她，她就会和你约个时间。她要价是有点高，可她真值。”

“不，谢谢你，”科因明确地说。

“拿起这个，别傻了，”帕克喝完酒，站起身。“我要给她做件好事。我向她下过保证，说要把她介绍给我的朋友。我从不失信。”

科因一下子把那张名片从桌子上向壁炉划拉下来。

“不，谢谢，”他又说了一遍。

“把它拿在身边。领她出去。她好极了。她正合一个光棍的口味。今晚带她去看场节目。那有什么关系呢？她可实在是不赖。我决不拿个廉价妓女唬你。这个女人应有尽有。”

“说那个我信，”科因草率地搭讪着。“可是对不起，我没那个兴趣。”

“那么你就得走走脑子了。明天见。谢谢你的酒。”帕克朝壁炉边的名片点点头。“别把它乱扔。把它锁在什么地方，以备后用。”

“那最好还是你拿着它吧，”科因边说边向炉边走去。

“我不要这个。”

“拿着。你永远也不知道其中的奥妙。现在再见吧。我要走了。”

当科因拾起那张名片时，帕克已经穿过大厅，打开前门，下了台阶，飞快地上了小路，一溜烟儿地跑了。

科因望着那张名片上写着的电话号码。河边区 33344。他迟疑片刻，然后把那张名片一撕两半，扔进了废纸篓。

他捡起外衣，沿走廊向寝室走去。他站在门道里朝那间宽敞通风的房间楞着神儿。房间里不仅整齐得疹人，而且还处于一种被遗弃的死寂笼罩之中。他把外衣扔在床上，然后开始脱里面的衣服。他感到潮湿闷热。透过挂着帘幕的窗子，可以见到残阳的余火依然照耀烘烤着厚墩墩的草坪。

此时就开动剪草机还为时尚早，他这样对自己说，于是就到洗澡间洗个淋浴。

一穿上开领衫和旧松腿裤顿时感到舒服多了。他信步走

进休息室，站在那里向四周环顾一番。

现在是六点二十分：离睡觉还早呢，可是他早已感到孤独了。

他走到桌子跟前，倒了一杯威士忌，然后端着杯子走到收音机附近，坐在一把扶手椅上。他打开收音机，点了支烟，空虚地凝视着对面的墙壁。

帕克已经为他找到了一个女人。这使科因大吃一惊，他一向都把帕克看成一个光说不干的嘴把式。

有个人正在收音机里对氢弹的可怕性发表演说，科因很不耐烦地关了收音机。他站起身，走到窗前，俯视着窗外的花园。他根本不想剪草坪，也不想出去为玫瑰锄草，因为这是件十分劳神的差使。

他持续好几分钟都在向窗外张望着；他眉头一皱，脸色显得阴郁不堪。接着，他又望望手表，无可奈何地把肩膀向上耸了耸，然后就穿过房间朝大厅走去。他打开前门，来到门廊里。

周围的空气又闷又热。

也许一场暴风雨就要来临了，他在这样捉摸着。这个时候剪草坪实在是炎热难忍。今晚还是别干了，明天也许就凉快了。

在这个决定一作出的那一瞬间，他真感到脑袋上解除了紧箍咒。这小平房显得是多么静谧空荡，他一边这么想着，一边又走回大厅。他在休息室里盘桓着，喝完了杯里的酒，连想也不想，就又把空杯续满，端着走进了厨房。

这又是一个百无聊赖的夜晚，他边想边打开冰箱，看一看那个黑人佣工卡丽为他的晚饭都准备了些什么。仅仅往空

空如也的架上扫上一眼，他就知道她根本就把准备晚饭的事忘到脑后了。他砰地把门一甩，关上了。餐具室里还有些食品罐头，可是他根本不想硬着头皮去吃完一只罐头。

他心烦意乱地耸耸肩，又走回休息室，打开电视机。

荧光屏上出现了一个金发女郎，她身着一件小巧的褶边裙，那个神气活现的劲儿，可把他深深地吸引住了。他坐下来望着她。她使他想起那天早上他在街上见到的那位苗条俏丽的金发女郎。他为一个平淡无奇的节目消磨了半个小时左右。在整个过程中，他两次起身续酒。这个节目已经结束，而新节目还未开始，他索性关掉电视机，站起身，慢步走着。

帕克那些赤裸裸的陈词滥调又开始萦绕在他的脑际：眼不见，心不烦。

他望着手表。再过一小时可就是黄昏了。他又向威士忌瓶子走去。现在里面只剩一点点了，他把这一丁点儿酒倒在杯子里。刚才喝过的酒现在已经开始来劲儿了，他逐渐感到自己如坐针毡了。

今晚为何非要死守在家里呢？他自言自语地说。为什么不去试试帕克推荐的那个女人？她关心光棍儿，这是帕克说的。他就是条光棍，对吧？

他把酒拿到寝室里，放在梳妆台上，然后脱去衬衫又从抽屉里找出一件新的。

她的电话号码是多少来着？

他闭目深思，意识到自己把威士忌喝得比想象的多得多了。

河东区33344。

他自言自语地说，一切一切可就看她的声音和她讲的



话了。如果她太差劲，我就永远不再给她打电话了。如果无人回答，那我就去剪草坪。赌就这么打定了。

他扣上衣服钮扣，回到休息室，开始拨那电话号码。他屏息听着线路里传来的嘟——嘟——嘟声，知道自己的心正疾速地跳动。

她不在那儿，他过了几分钟后又这么对自己下着结论，他此时此刻的感觉是既松心，又失望。好，这次只当我没这么回事。我不去管它，还是去剪我的草坪；话是这么说，可他却说什么也放不下电话。

突然，线路里面咔嚓一声响开了，这可真是非同凡响，他的心都停止了跳动。接着，他又跑了过去。

一个女子说，“你好？”

“是卡森小姐吗？”他十分慎重地问。

“不错。你是哪一位？”

从她那清脆悦耳的声音里，他几乎都能听出她在笑。

“我想你不认识我。我的一个朋友……”他愈慌愈卡壳。

“呃。”那女子笑起来。那是一种美好热情的笑，这猛然间使科因感到安逸多了。“那么，别害羞。你想来这儿吗？”

“我正是这个意思，不过也许你没有空儿吧？”

“有空儿。你要用多久才能到这儿？”

“我不知道你在哪儿。”

那女子又大笑起来。

“莱兴顿街25号。知道吗？”

“就在柯兰波恩路附近，对吧？”

“对。我在顶层楼，再高就是天了。你有车吗？”

“有。”

“别放外边。拐弯有个停车处。”

莱兴顿街在科因所在地的另一面。要用二十分钟才可以到那儿。

“我九点就可以到，”他说。

“我等你。你会看到前门是开的。只管往里走就是了。”

“我一定照办。”

“那么九点见。现在再见。”

电话线路里鸦雀无声了，他慢慢地放回话筒。

他掏出手帕擦着脸。他想，即使是现在，他也并非真的就下了决心。我不必去。我仍有时间拿主意。

他回到寝室，穿好衣服。他系领带时又回忆起了那女子的声音。他极力在脑中绘出一幅她的图画。她是金发吗？她身材高大吗？听她的声音是十分年轻的。帕克说她应有尽有。帕克既然那么说，她就准错不了。

他匆匆地穿上外套，然后离开寝室，走进休息室。他又犹豫地站在那里，呆了好大一阵子。

他想，起码，我可以看一看那个地方。如果不怎么样，我就不必进去。真是活见鬼！对这个根本没有必要这么三心二意。这并非就象去和那女子图谋不轨似的。我带她去看节目，或去夜总会。

他取出钱包，点点钱。他注意到自己的手在打颤，接着又咧嘴一笑。

他从屋内向前门一望，发现自己简直没脸再看桌上安娜的银框照片。